

1289

樂

靜

集

三



總校官中書臣朱  
齡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潘  
坦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十一

宋 李昭玘 撰

上鄆州安撫劉莘老相公書

某皇恐頓首百拜上某官閣下某元豐間作舉子同相  
公二令息登進士科後一歲復與今管城令偕除學官  
是時方執子弟之禮請謁左右相公亦以禮進而不拒  
也聽言侍坐茫然如循大海之涯莫能窺測一二退以

自許以謂寒鄉晚進望大人先生名德之重一造其門  
以得見為幸元祐初詔試入館相公位既顯德業益著  
天下之士奔走望風摩轂而至皆一時之豪傑相公坐  
政事堂為天子調緝百度道迎太平塞天下之觀望以  
得失為輕重外則為朝廷考觀人才內則相與講論經  
世之具相公固不輕於與人士之吐奇畫策者亦平日  
感慨自負不疑於有為也自惟涉道甚淺聞見鄙野氣  
屬志狹一無所長乘馬從徒陪三館之士出入披門塵

埃風雨破帽自障蹠跟俯僂日復一日顧左右虎士如有愧色區區亦莫知其何為也同列之間俊異朋合吐辭論事伸眉抵掌方使雄向挾軒賈馬執鞭其後相與並驅周旋每坐其間不敢據席面熟氣第竟不能語闔閨如屋上鴟惟恐其彈射之將至也退而治事則磨丹和鉛鎣補字畫一見蠹蟲則惡而殺之獨不知無功而祿坐官舍食太倉黑頭利喙便腹蠹蠶月費三萬錢亦書林之一蠹也當此之時便有投劾而去暇振衣彈冠

趨步王公之庭哉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雖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  
亦如此而已如某等輩雖百數十必無補於盛德之萬  
一猶能退自屏縮以冒昧為罪亦於相公進賢退不肖  
之道有助焉爾苟為不知此三日一謁五日一拜縱不  
蒙箕踞而慢罵亦門下之罪人也京居累年職事既非  
所安又迫以貧病求去甚懇累月未報猶以蓬撞鐘幸  
其鏗然以應固不可得也伏蒙相公造物無間與之曲

成憐其無用之愚一言挺鎔獲遂所請被命奔迫束裝  
東歸洒掃敝廬上先人家墓哭兄長於室問勞孤嫠飲  
食族子弟私願既畢徑趨官期度白馬之橫流覽鄴都  
之頽址浮清漳探滏口弔黎人之墟訪赤狄之祀如歷  
階升天底於上黨其地襟以三關帶以汾沁七國之時  
為韓邊邑趙魏倚以障秦而相為鴈行秦不破韓不敢  
循東山而下開元以來連絡六州為一大鎮騎太行之  
脊前扼幽并旁蹙鎮定當四塞之冲屹為完城亦形勢

之國也其俗儉嗇固陋克於自守爾我不相易故急衣食而緩節義重財賄而薄婚姻地高氣寒故堅忍而壽陵阜多川澤少故有餘於力而不足於智雖強聒難令而無椎牛發冢羣行剽劫之患斯有取焉爾上自秦漢下及五代亢趙卒封馮亭直盜兵之寃翦鳴辰之禍夾城之圍三垂之戰遺蹤舊事歷歷可按一來於此年穀既豐民訟希濶飽食而日有餘力山經水志斷碑遺史田野老人之語究其本末足以增益所未聞登高望遠

山川氣象負抱回合感事賦詩足以泄其羈旅之思不知為吏之勞而有宦學之樂此皆相公前日之賜也幸甚幸甚日夜奮勵未知所報雖然士之為志也致一而已是非可否重輕利害衡之於心而照之以道無待於人人亦何與於我也要之不辱於終身之義自信其所為而不苟撻然中立不倚於物而姑從吾所好其為窮達用捨則有命焉爾如某之說雖相公之自處者猶若是也以身任國事寧平天下裁量斟酌合千萬人之情

同不齊之口愛憎毀譽動盪排觸紛紛藉藉特未定也  
日使百手百喙撫藉解釋必不能平惟相公應之不撓  
使物自為輕重去就而不相薄者為能洗濯其心一以  
待之而已士之與王公雖貴賤異勢苟為學先王之道  
要其自得之志未嘗遠也汶為東藩非勲德之盛無以  
壯京師而鎮方面股肱勤勞暫爾分逸西歸之召正在  
朝夕伏冀為時貴生還踐鴟席宗社永賴天下蒙福某  
官守拘隔末由參侍台座下情無任傾依激切之至不

宣某皇恐頓首再拜上

答劉秀才求先博士墓誌書

博士劉孝嗣也

某再拜伏蒙遣人寄示先博士行狀委之誌銘伏讀反覆泣然隨淚哽塞終日恭惟先博士文章議論器業風節卓然盡在人上士大夫知其名者莫不嘆息追憤願為之載述而猥先不肖理亦疑焉自念與先博士元豐初擢進士第名列奏籍有同聲之舊元符間攝事南都因緣聚首把酒笑語傾露肺腑情義款熟復為同好之

友古之人既曰故舊朋友凡有以赴患難託子孫者皆受之無拒不幸且死俾之書數百言納諸墳中以信後世乃餘事爾來使惠然必以此也幸甚幸甚某不敏輒逡巡再拜以辭固有說也某杜門屏處十餘年中間禍患摧併哭泣之哀相踵者七八志慮凋耗餘息僅屬忽忽如迷人未嘗涉書史窺古人制作之意筆硯塵涸覆弃地上不復收拾逮今事往痛定遇意少適欲為小詩陶寫情性經營終日不能成章間得一二句瑣俗淺惡

正如劇兒行歌乞人擊節之語竊自鄙笑亦復慚恨竟  
與敗絮敝屣投之糞壤示不更作行年幾七十百事斥  
廢每遇天日暄和藉菅擁絮坐牆下暴背摩腹氣血俱  
融頽然一寐此日用也其他種種現前不復經意若夫  
枯腸索奇字嚼齒造健語蓬頭搔鬚其色焦然徼倖於  
世俗牙頰之間固不暇也此某所以當辭而左右者不  
得不聽某之辭也必欲強其所不能使某不得以不能  
自免則一切荒浪顛倒苟塞來諭一聞於人百手指笑

足下方以顯親為孝而無以慰其心某之玷負先德亦  
不克終故舊朋友之義非所安也昔柳子厚死皇甫持  
正為文哀之知子厚者止如此而已韓退之為誌其事  
辨說明偉信非常人所能知者光芒一出千古不滅言  
足以發之故也足下欲以此意見屬實非所敢當必求  
諸能者毋勤來使幸甚某再拜

代賀方回上李邦直書

伏念大馬之齒既壯且老望門下之日不為不久方未

冠時碌碌無所知識閣下應直言詔嶄然起北州策天下利害於天子之庭卓卓皆經濟大務傳之四方士大夫誦其言想見其人者摩轂而至某自量何如人不敢奉洒掃以從衆人之後竊以為慚後數年迫於致養遂從一官監門管庫義苟不辱坐則如窘木索動則與輿阜等勤一忤上官訶詆隨至且虞誅責之不可脫則無以事親畜妻子故垂頭塞耳氣息奄奄崛然自奮之心日已微矣閣下位益顯名德日重一旦參領大政門下

之客皆一時豪傑而某之貧賤猥陋不改如平日縱能操尺紙之謁膝行下風門闈典謁之吏一覘其姓名已偃蹇不問左右青紫睭睨耳語不怪則笑雖某之心亦不能自信也故又逡巡中輒某嘗思古之王公鉅人出則為名世不幸不同其時不可復見時雖同而老死窮僻終身不得而見之者皆命也可以往見矣言不足以自媒力不足以自舉欲行而如有挽之者而又蹙焉疑亦有命爾然以謂或出於人事之不齊者猶未志也比